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十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六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四

論畫四 畫法下

宋釋仲仁梅譜

口訣

梅傳口訣本性天然下筆有力最莫遷延醮墨濃淡不許浪傳起筆縱逸曲徑垂敧仰如秋月曲似彎弓轉如曲肘直似箭邊老如龍角嫩似鈞竿拈如丁折條似直

弦嫩梢忌柳舊梢若鞭弓梢鹿角下筆忌繁枝無十字

舉花大錢鬧處莫鬧閙處莫閑老嫩依法新舊分年稾

條無萼勁梢指天枯如蒼眼一刺兩連枯梢多刺棃梢

是馬梢如鐵戟花無十全花有重犯枝分後先花分錢

眼鬚是虎鬚花有六六泣露含煙如愁如語傲雪凝寒

大放小放正偏側偏大偏小偏移春朝元羞容背日骷

髏笑顏離披側謝先春狀元背蕚五點正蕚一圈笑春

向陽蓓蕾珠瞇左偏右偏護寒衝煙藏春放白蝴蝶蜂

先披風帶蔕萼取其圓一開一謝花欲大然正鬚排七一鬚爭先吐三背四切忌圈繁造無盡意只在精嚴斯為標格不可輕傳

取象

梅之有象由制氣也花屬陽而象天木屬陰而象地而其故各有五所以別奇偶而成變化蔕者花之所自出象以太極故有一丁房者花之所自彰象以三才故有三點萼者花之所自出象以五行故有五葉鬚者花之

所自成象以七政故有七莖謝者花之所自究復以極數故有九變此花之所自出皆陽而成數皆奇也根者梅之所自始象以二儀故有二體木者梅之所自放象以四時故有四向枝者梅之所自成象以六爻故有六成梢者梅之所自備象以八卦故有八結樹者梅之所自全象以足數故有十種此木之所自皆陰而成數皆偶也不惟如此花正開者其形規有至員之象花背開者其形矩有至方之象枝之向下其形規俯有覆器之

象枝之向上其形矩仰有載物之象於鬚亦然正開者有老陽之象其鬚七背開者有老陰之象其鬚六半開者有少陽之象其鬚三蓓蕾者有天地未分之象體鬚未形其理已著故有一丁二點者而不加三點者天地未分而人極未立也花萼者天地始定之象故有所自而取象莫非自然而然也識者當以類推之

一丁　其法須是丁香之狀貼枝而生一左一右不可相並丁點須要端楷有力無令其偏丁偏即花偏矣是

故詩有曰丁點須端揩安排不要偏丁偏花不正難使葉如錢

二體　謂梅根也其法根不獨生須分爲二一大一小以别陰陽一左一右以分向背陰不可加陽小不可加大然後爲得體故詩曰根莫與獨發獨發則成孤二體强同勢開源有放殊

三點　其法貴如一字上闊下狹兩邊者連丁之狀向兩角中間者據中而起帶蕚相接不可不相接接不可

斷續也故詩曰三點加丁上舉房自此全落毛衡斷却

蔕萼不相連

四向　其法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有自右而左者有自左而右者須布左右上下取焉

五出　其法須是不尖不員隨筆而偏分折如花開七分則全露如半開則見其半正開者則見其全不可無分別也

五萼　其法須分别員尖要識中隨花成上下掩映莫

相同

六枝　其法有偃仰枝覆枝從枝分枝折枝凡作枝之際須是遠近上下相間而發庶有生意也故詩曰六位須分别毋令寫處同有人能識此何必覓春工

七鬚　其法須是勁其中勁長而無英側六莖短而不齊長者乃結子之鬚故不加英㗑之味酸短者乃從者之鬚故加英點㗑之味苦詩曰舉鬚如虎鬚七莖有等殊中莖結青子六短就成虛

八結　其法有長梢短梢嫩梢疊梢交梢孤梢分梢怪梢等須是用木而成隨枝而結若任意而成無體格也

九變　其法一丁而蓓蕾蓓蕾而萼萼而漸開漸開而半折半折而正放正放而爛漫爛漫而半謝半謝而薦酸詩曰九變如終始從丁次第開正開還識謝飄落委蒼苔

十種　其法有枯梅新梅繁梅山梅疎梅野梅官梅江梅園梅盤梅其木不同不可無別也詩曰十種梅花木

須憑墨色分莫令無辨别寫作一般春

三十六病枝戍指㯙落筆再塡停筆作節起筆不顛枝無生意枝無後先枝老無刺枝嫩刺連落花多片畫月取員樹老花繁曲枝重疊花無向背枝無南北雪花全露參差積雪寫景無景有煙有月老榦墨濃新枝墨輕過枝無花枯枝無蘚挑處捲虽圈花太員陰陽不分賓主無情花大如桃花小如李棄條寫花當枒起蕊樹輕枝重花併犯忌陽花犯少陰花過取奴花並生二本並

舉

補之總論　木清而花瘦梢嫩而花肥交枝而花繁纍纍分梢而萼踈蕊踈一爲樹二爲體三爲梢長如箭短如戟宇宙高而結頂地步窄而無盡若作臨崖傍數枝枝恠花踈只欲半開若作梳風洗雨枝閑花茂只看離披爛漫若作披煙帶霧枝嫩花茂只要含笑盈枝若作臨風帶雪榦老枝稀只要墨撥淡蕩花閑若作傍霜映日森空峭直只要花細香舒學者須要審此梅有數家

之格或有踈而嬌或有繁而勁或有老而媚或有清而健豈有類哉有生山岑者有生山谷者有生籬落者有生江湖者其枝踈密長短有異不可不推

華光指迷　凡作花萼必須丁點端楷丁欲長而點欲短鬚欲勁而萼欲尖丁正則華正丁偏則花偏枝不可對發花不可並生多而不繁少而不虧枝枯則欲其意稠枝曲則欲其意舒花須相合枝須相依心欲緩而手欲速墨須淡而筆欲乾葉須員而不類杏枝欲瘦而不

類柳似竹之清如松之實斯成梅矣

補之疑難　或問云鬚不下數十莖今寫其七何也公曰花鬚少者梅稟少陽之氣而成霜露之姿偶獨發其七耳或又曰花或有六出者今獨寫其五葉豈有況乎公曰四出者六出者獨謂陳梅乃村野人接之荆棘樹上今或雜而受氣不清使其然乎獨有者稟中和之氣有自然之性故寫者取此棄彼或曰信矣梅為木不公又曰梅為木不下一二丈小者此類儘令人作圖幛纔

數花梢根皆具或有加山坡水石之類豈不失其本真乎

梅有四字疊花如品字交枝如乂字交木如椏字結梢如爻字枝小有花多花少則不繁枝細嫩而不恠枝多花少言其氣之全也枝老而花大言其氣之壯也枝嫩花細言其氣之微也梅有高下尊卑之别有大小貴賤之辨有疎密輕重之象有閒闊動靜之用枝不得並發花不得並生眼不得並點木不得並接枝有文武剛柔

相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對條有父子長短不同悉有夫妻陰陽相應其木不一當以類推之 華光梅譜

宋董逌論畫水

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巒崖谷煙雲水石可以縈帶掩連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窊隆派别故於畫為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能加蹙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没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為驚濤怒浪

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位時曲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為異蓋水紋平漫隱起若流動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崇者知壁為隆窪為下隨勢為水以是衒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偽也近世孫白始𠛬意作潭泊湲原平波細流渟為瀲灩引為決泄盡出前人意外别為新規勝槩不假山石為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為湍濺而自為衝波使夫縈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此真人水也嘗

言畫浸水要不斷水脈爲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爲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者真可一笑也夫漫流之失則爲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沸起反如印版水紋天下豈勝其至衆哉要知畫水者當觀其源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侈池本中耳故知汪洋涵蓄以滔没爲平引脈分流以澹淡音琰爲勢至於聚爲漪瀾散爲淰潤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眞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於此乎 廣川畫跋

宋陳郁論寫照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夫帝堯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魌陽虎亦如蒙魌賓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揚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狼肮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儻不能筆其行吟澤畔懷忠

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儻不能筆其風騷沖澹之趣忠義傑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奇僻贍博之學雖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葢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别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話腴

宋饒自然繪宗十二忌

一曰布置迫塞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於明淨之室伺神閑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若障過數幅

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朽布山溪樹石樓閣人物大小高低一一位置然後立於數十步之外詳審諦觀自見其可却將淡墨約定謂之小落筆然後肆志揮灑無不得宜宋元君所謂盤礴睥睨意在筆先之謂也亦須上下空闊四傍疎通庶幾瀟灑若塞滿腹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

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爲是葢近則坡石樹木

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峰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逾遠逾淡不易之論也

三曰山無氣脉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一山為主却從主山分布起伏餘山皆氣脉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疊下必有數重脚方闕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謬也此全景之大義也若夫透角不在此限

四曰水無源流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頂上有山數重則

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揩山便畫一派泉架上懸巾絶爲可笑

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崒嵂者有平遠者有縈廻者有空濶者有層疊者或多林木亭館或多人物船舫每遇一圖必立一意若大障巨軸悉當如之

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貫出遠近全在徑路分明或林下透見而水末復出或巨石遮斷而琳琅半露或隱坡隴

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木藏之庶幾有不盡之景

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法不一當各隨所學一家爲法須要有項有脚分稜面爲佳

八曰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槩生崖壁者多纏錯生坡隴者多高直干霄多項近水多根枝榦不可分左右須當閒作正背葉有單筆雙筆更分榮悴乃按四時

九曰人物傴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眉目分明點鑿者筆力蒼古必皆意態閑雅古人所作可法切不

可以行者望者負荷者鞭策者一例作傴僂之狀則偽甚矣此狂縱之習可不慎歟

十曰樓閣錯雜界畫雖末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而向背分明桷榱拱接而不離乎繩墨此為最難或論江村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一以界畫之法

十一曰瀰淡失宜下墨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即以墨瀋瀰淡須要淺深得宜如晴景空明雨夜昏蒙雪景稍明

不可與雨霧煙嵐相似青山白雲止當夏秋之景為之
十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金碧各有重輕輕者山用螺
青樹石用合緑染為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石青緑
并綴樹石為人物用粉襯金碧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
皴法當留白面却以螺青合緑染之後再加以石青緑
逐摺染之間有用石青緑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合緑
染再以石青緑金泥則當於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
家只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陸離而明豔如此也人物

樓閣雖用粉襯亦須清淡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畫常犯此病前人已曾識之不可不謹 畫史會要

宋李澄叟畫說

夫畫花竹翎毛者正當浸潤籠養飛放之徒叫蟲也問養叫蟲者鬬蟲也問養鬬蟲者或棚頭之人求之鷙禽須問養鷙禽者求之正當各從其類又解繫自有體法

豈可一豪之差也畫牛虎犬馬一切飛走要皆從類而得之者眞矣不然則勞而無功遠之又遠矣韓幹畫馬云廏中萬馬皆吾師之說明矣畫花竹者須訪問於老圃朝暮觀之然後見其含苞養秀榮枯凋落之態無闕矣畫山水者須要遍歷廣觀然後方知著筆去處何以知之澄叟自幼而觀湘中山水長游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盡得其態久久然後自覺有力水墨學者不可不知也北人山水布置拙濁法度莽樸以其原野曠蕩景乏

委曲而然也山水上人物不拘巨細人物犬馬屋木橋梁只是點捽而成彷彿便休後生不知法度描染細巧以媚俗眼此是人物景致便成補衲非山水也自江陵登三峽夔門長流三千餘里重灘逆瀨滙伏狂瀾旋渦回流雄波急浪備在其間登山則自夷陵之西懸崖峭壁陡岸高峯峻嶺深巖幽泉秀谷虎穴龍潭臨危列險驟雨狂風無不經歷盡是今日之畫式也豈不廣哉真所謂探囊得物也若悟妙理賦在筆端何患不精畫者

如是思如是學不負名矣 畫苑補益

元李衎竹譜

予昔見人畫竹嘗從旁窺其筆法始若可喜旋覺不類輒歎息捨去不欲觀之矣如是者凡數十輩後得澹游先生所畫迥然不同遂願學焉已而溯求其源澹游本學於乃翁黃華老人老人學文湖州是時初聞湖州之名二老遺墨皆未之見後從喬仲山祕書觀黃華橫幅一枝數葉倚石蒼蒼疑澹游差不逮也甚欲取以爲法

而無自得之或云黄華雖宗文每燈下照竹枝摸影寫真殆異乎常人之為者澹游特括讀父書而已不必學也予深以為然又念東坡山谷二公泊宋金兩朝名士贊美文湖州之筆與造物比尤以不即快覩為恨至元乙酉來錢塘始見十餘本皆無足起予者妄謂蘇黄之評幾於私其交親後賢未免隨聲附和要當以黄華澹游定優劣耳邂逅友人王子慶極談兹事子慶曰君特未見真蹟前輩不輕推許也予曰近屢見之矣大書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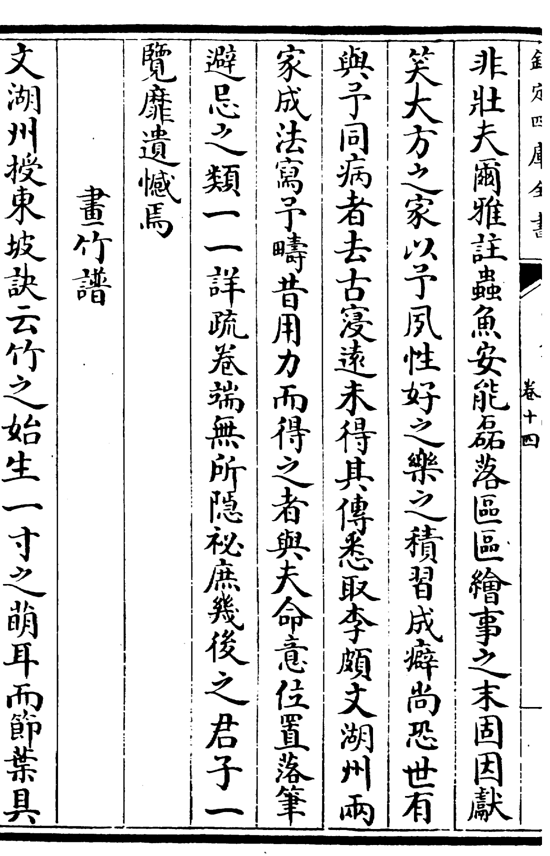
識寧盡偽耶子慶曰非偽而何予茫然自失猶疑子慶立論之偏漫詰之曰若嘗見中州黄華老人所作乎子慶曰黄華之作吾固未見湖州之作君又未之見也何能决是非府史某人者藏本甚真明日借來以自定其品第可乎越宿子慶果攜過余則一幅五挺濃淡相依枝葉間錯折旋向背各具姿態曲盡生意如坐渭川淇水間方以前輩議論為無媿黄華誠有取乎此而照影之語未詳自悔聞見寡陋若子慶之博識不可及也屬

以善價致之猶斬用油紙臨摹持歸維揚明年四月重來或出此見售遂酬以二十五劵欣然慰滿平生矣自是連得三本悉棄故習壹意師之日累月積頗似悟解好事者往往徵索流布漸廣謬相肯可獨鮮于伯幾父謂以墨寫竹清矣未若傳其本色之為清且真也强予用墨竹法加青綠畫成雖麤可觀終非合作將復討論其說而俗工㦸不足問追尋近古得王右丞開元石刻屢經模勒失真又得蕭協律筍竹圖絹素糜潰筆蹤慘

淡方謀對本臨倣偶故人劉伯常過余曰吾舊藏李頗叢竹圖已久知君酷好輟以為贈二圖俱宣和故物而頗尤專美後來無出其右者於是又得畫竹法蓋自唐王右丞蕭協律僧夢休南唐李頗宋黄荃父子崔白兄弟及吴元瑜以竹名家者纔數人右丞妙蹟世罕其傳協律雖傳昏腐莫辨夢休疎放流而不反自屬方外黄氏神而不似崔吴似而不神惟李頗形神兼足法度該備所謂懸衡衆表龜鑑將來者也墨竹亦起於唐而源

流末審舊説五代李氏描摹影衆始效之黄太史疑出於吳道子迨至宋朝作者寖盛文湖州最後出不異杲日升空爝火俱息黄鐘一振瓦釜失聲豪雄俊偉如蘇公猶終身北面世之人苟欲游心藝圃之妙可不知所法則乎畫竹師李墨竹師文刻鵠類鶩余知愧矣幸際熙朝文物興起輦轂之下廁薦紳之列薄宦驅馳辱徧交賢士大夫講聞稍詳且竭餘力求購數年於墨竹始見黄華老人又十年始見文湖州又三年於畫竹始見

蕭李得之如此其難也彼窮居僻學當何如邪退惟嗜好迂疎久乃彌篤天成其志行役萬餘里登會稽歷吳楚踰閩嶠東南山川林藪游涉殆盡所至非此君者無與寓目凡其族屬支庶形色情狀生聚榮枯老稚優劣窮諏熟察曾不一致往歲仗國威靈遠使交趾深入竹鄉究觀詭異之產於焉辨析疑似區別品彙不敢盡信紙上語焦心苦思參訂比擬㗀忘予之與竹自謂略見古人用意妙處求一藝之精信不易矣詞賦為雕篆必



非壯夫爾雅註蟲魚安能磊落區區繪事之末固因獻笑大方之家以予夙性好之樂之積習成癖尚恐世有與予同病者去古寖遠未得其傳悉取李頗文湖州兩家成法寫予疇昔用力而得之者與夫命意位置落筆避忌之類一一詳疏卷端無所隱祕庶幾後之君子一覽靡遺憾焉

畫竹譜

文湖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

馬自蜩腹蛇蚹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竹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夫既心識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爲能然者不學之過况後之人乎人徒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抑不思胸中成竹從何而來

慕遠貪高踰級躐等放弛情性東抹西塗便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於法度之中時習不倦真積力久至於無學自信胸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也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邪苟能就規矩繩墨則自無瑕纇何患乎不至哉縱失於拘久之猶可達於規矩繩墨之外若遽放逸則恐不復可入於規矩繩墨而無所成矣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之畫竹之法一位置二描墨三承

染四設色五籠套五事殫備而後成竹粘幀礬絹本非
畫事尚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併見附於此
粘幀先須將幀幹放慢靠牆壁頓立平穩熟煑稠麪糊
用椶刷刷上看照絹邊絲縷正當先貼上邊再看右
邊絲縷正當然後貼上次左邊亦如之仍勿動直待
乾徹用木楔楔緊將下一邊用鍼線密縫箭桿許一
杖子次用麻索網羅綳緊然後上礬畢仍再緊之
礬絹不可用明膠其性太緊絹素不能當久則破裂須

紫色膠爲妙春秋隔宿用温水浸膠封蓋勿令塵土得入明日再入沸湯調開勿使見火見火則膠光出於絹上矣夏月則不須隔宿冬月則浸二日方開别用淨磁器注水將明淨白礬研水中嘗之舌上微澀便可太過則絹澀難落墨仍看絹素多少斟酌前項浸開膠礬水相對合得如淡蜜水微温黄色爲度若夏月膠性差慢頗多亦不妨再用稀絹濾過用刷上絹隂乾後落墨近年有一種油絲絹幷槳粉絹先須

用熱皁莢水刷過候乾依前工夫

一位置須看絹幅寬窄横竪可容幾竿根梢向背枝葉遠近或榮或枯及土坡水口地面高下厚薄自意先定然後用朽子朽下再看得不可意且勿著筆再審看改朽得可意方始落墨庶無後悔然畫家自來位置為最難蓋凡人情尚好才品各各不同所以雖父子至親亦不能授受況筆舌之間豈能盡之惟畫法所忌不可不知所謂衝天撞地偏重偏輕對節排竿

鼓架勝眼前枝後葉此為十病斷不可犯餘各從已意

衝天撞地者謂梢至絹頭根至絹末阨塞填滿者偏輕偏重者謂左右枝葉一邊偏多一邊偏少不停趁者對節者謂各竿節節相對

二描墨握筆時澄心靜慮意在筆先神思專一不雜不亂然後落筆須要員勁快利仍不可太速速則失勢亦不可太緩緩則癡濁復不可太肥肥則俗惡又不

可太瘦瘦則枯弱起落有准的來去有逆順不可不察也如描葉則勁利中求柔和描竿則婉媚中求剛正描節則分斷處要連屬描枝則柔和中要骨力詳審四時榮枯老嫩隨意下筆自然枝葉活動生意具足若待設色而後成竹則無復有畫矣

三承染最是緊要處須分别淺深翻正濃淡用水筆破開時忌見痕迹要如一段生成發揮畫筆之功全在於此若不加意稍有差池即前功俱廢矣法用番中

青黛或福建螺青放盞内入稠膠殺開慢火上焙乾

再用指面旋點清水隨點隨殺不厭多時愈殺則愈

明淨看得水脈著中蘸筆承染露葉則淡染老葉則

濃染枝節間深處則濃染淺處則淡染更在臨時相

度輕重

四設色須用上好石緑如法入清膠水研淘作分五等

除頭緑麄惡不堪用外二緑三緑染葉面色淡者名

枝條緑染葉背及枝榦更下一等極淡者名緑花亦

可用染葉背枝榦如初破籜新竹須用三緑染節下粉白用石青花染老竹用藤黄染枯竹枝榦及葉梢笥籜皆土黄染笥籜上斑花及葉梢上水痕用檀色點染此其大略也若夫對合淺深斟酌輕重更在臨時

調緑之法先入稠膠研匀别煎槐花水相輕重和調得所依法濡筆須輕薄塗抹不要厚重及有痕迹亦須嵌墨道逷截匆使出入不齊尤不可露白若遇夜

則將緑盞以浄水出膠了放乾明日更依前調用若

只如此經宿則不可用矣

五籠套此是畫之結裹尤須縝密後設色乾了子細看

得無缺空漏落處用乾布浄巾著力拂拭恐有色脫

落處隨便補治匀好除葉背外皆用草汁籠套葉背

只用淡藤黄籠套

草汁之法先將好藤黄浸開却用殺開螺青汁看深

淺對合調匀便用若隔夜則不堪用若暑月則半日

即不堪用矣

墨竹譜 読郡作管道昇撰

墨竹位置一如畫竹法但榦節枝葉四者若不由規矩徒費工夫終不能成畫矣凡濡墨有深淺下筆有重輕逆順往來須知去就濃淡麤細便見榮枯乃要葉葉著枝枝枝著節山谷云生枝不應節亂葉無所歸須一筆筆有生意一面面得自然四面團圞枝葉活動方為成竹然古今作者雖多得其門者或寡不失之於簡略則

失之於繁雜或根幹頗佳而枝葉謬誤或位置稍當而向背乖方或葉似刀截或身如板束麤俗狼籍不可勝言其間縱有稍異常流僅能盡美至於盡善良恐未暇獨文湖州挺天縱之才比生知之聖筆如神助妙合天成馳騁於法度之中逍遥於塵垢之外縱心所欲不踰繩準故一依其法布列成圖庶幾後之學者不陷於俗惡知所當務焉

一畫竿若只畫一二竿則墨色且得從便若三竿之上

前者色濃後者漸淡若一色則不能分别前後矣然後梢至根雖一節節畫下要筆意貫穿梢頭節短漸漸放長比至節根漸漸放短每竿須要墨色匀停行筆平直兩邊如界自然員正若擁腫偏邪墨色不匀間麤間細間枯間濃及節空匀長匀短皆文法所忌斷不可犯頗見世俗用蒲縫槐皮或疊紙濡墨畫竿無問根梢一樣麤細又且板平全無員意但堪發笑學者切忌不宜倣傚

二畫節立竿既定畫節爲最難上一節要覆蓋下一節
下一節要承接上一節中間雖是斷離却要有連屬
意上一筆兩頭放起中間落下如月少彎則便見一
竿員混下一筆看上筆意趣承接不差自然有連屬
意不可齊大不可齊小齊大則如旋環齊小則如墨
板不可太彎不可太遠太彎則如骨節太遠則不相
連屬無復生意
三畫枝各有名目生葉處謂之丁香頭相合處謂之雀

爪直枝謂之釵股從外畫入謂之搽疊從裏畫出謂之逆跳下筆須要遒健貟勁生意連綿行筆疾速不可遲緩老枝則挺然而起節大而枯瘦嫩枝則和柔而婉順節小而肥滑葉多則枝覆葉少則枝昂風枝雨枝觸類而長亦在臨時轉變不可拘於一律也尹白郭王隨枝畫斷節既非文法今不敢取

四畫葉下筆要勁利實按而虛起一抹便過少遲留則鈍厚不銛利矣然寫竹者此爲最難虧此一功則不

復為墨竹矣法有所忌學者當知麄忌似桃細忌似柳一忌孤生二忌並立三忌如叉四忌如井五忌如手指及似蜻蜓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飄各有態度不可一例抹去如染皁絹無異也

竹態譜

凡欲畫竹者先須知其名目識其態度然後方論下筆之法如散生之竹竿下謂之蠶頭蠶頭下正根謂之箣又名笋旁引者謂之邊或謂之鞭節間乳贅而生者謂

之須傍根生時謂之行邊邊根出筍謂之偽筍又名二筍叢生之竹根外出者謂之蟬肚根竹下插土者謂之鑽地根凡竹從根倒數上單節生枝者謂之雄竹雙節生枝者謂之雌竹或云從下第一節生單枝者謂之雄竹生雙枝者謂之雌竹生長挺挺然者多筍筍初出土者謂之萌又名惢又名筊（下巧反）又名竹胎稍長謂之牙漸長名蚩又名箈（徒改反又音臺）又名子又名笣又名箘過母名篧（音官）別稱曰籜龍曰錦綳兒曰玉版師鄰葉謂之笣

籜又名箈解籜謂之篛半笴謂之初篁梢葉開盡名篧方為成竹竹篠謂之竿竿中之水結而為膏曰黄竿上之膚曰筠竹之皮曰筤武盡反刮下青皮謂之筎火燒謂之篾火燒出汗謂之涯竹之節曰箹乙孝反竹列謂之笐竹葉謂之箬尹涉反竹葉下垂曰箁箬竹枝謂之天箒竹花謂之箮虛元反又名華草又名篗竹實謂之練實竹有病謂之篵二公反竹枯換根謂之箹竹枚謂之箇積竹曰攢批條曰篾編而為瓦曰簉覆殺青而尺截曰簡聯簡曰

策𥳑而爲版曰牒音業竹貌謂之蓊上聲竹聲謂之𥫽去聲竹色謂之蒼筤竹態謂之嬋娟竹深謂之篡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夭屈謂之笑生而曲曰筡弱曰篛上聲此其名目之大略也若夫態度則又非一致要辨老嫩榮枯風雨明晦一一樣態如風有疾慢雨有乍久老有年數嫩有次序根幹筍葉各有時候今姑從根生筍長至於生成壯老枯瘁風雨疾乍各各態度依式圖列如左雖未能悉備抑亦可見其梗槩用資初學不爲達者設也

竹根二種凡散生之竹類先一年行根而數生次年出筍而成竹叢生之類不待行根而頻年出筍成竿然須至次年方成枝葉也

一散生之竹根皆横生而長如筀竹淡竹甜竹楢頭竹白竹篌竹水竹篛竹筠竹篘竹浮竹江南竹雙葉竹鳳尾竹龍鬚竹寸金竹雪竹篠竹簞竹篤竹廣竹之類是也

一叢生之竹根皆叢生而下短如苦竹慈竹簧竹桃竹枝竹蕩竹刺竹由衙竹簹竹鈎絲竹之類是也竹之

爲物非草非木不亂不雜雖出處不同蓋皆一致散生者有長㓜之序叢生者有父子之親密而不繁疎而不陋沖虛簡靜妙粹靈通其可比於全德君子矣畫爲圖軸如瞻古賢哲遺像自令人起敬慕是以古之作者於此亦盡心焉畫苑補益

張退公墨竹記不知何代人畫苑補益附於李衎之後今從之

夫墨竹者肇自明皇後傳蕭悅因觀竹影而得意故寫墨君以左右葉擺陰陽梢根一向一指背雀爪相依相靠

孤一迸二攢三聚五春夏長於柔和秋冬生於劈刋天帶晴兮偃葉而偃枝雲帶雨兮墜枝而墜葉順風不一字之鋪帶雨無人字之排傳前代之法則作後世之規矩大抵竹觀疊葉樹看生枝埽葉者尖不似蘆細不似柳三不似川五不似手寫枝者嫩不直立老不斜撼鯀不鼓架節不鶴膝擷竹者不可太速太速則忙忙而勢弱不可太慢太慢則遲遲而骨瘦又不可肥肥而體濁亦不可瘦瘦而形枯亦不可長長而遼寫亦不可短短

而寒躁葉要輕重相間枝宜高下相得得之心應之手

心手相迎則無不妙矣斯者動秀士之吟情引騷人之

詠句若不識其機無能得其意節若翹鶴勢若匙柄取

多意之功疊葉如排劔戟順四時之氣寫枝似卧龍蛇

節不厭高如蘇武之出塞爪不厭亂若張顛之醉書布

勢體似玉龍舞勢形如金鳳翻身嫩葉柔梢不帶雨而

披風蒼枝老節須傲霜而挐雪嫩兮分竿梢而枯潤風

雨兮取枝葉而厭垂六七八十兮成叢成簇一二三五

兮靠岸偎堤或壘或疊葉如鳥羽可排或曲或直節似龍脊相厭枝可安於頂節葉可攧於枝梢梢貴健而活葉貴少而清不雜春夏秋冬須題雪晴風雨若枝葉迸跳古怪清奇此妙格之精極也畫苑補益

元黄公望寫山水訣

近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榦與枝蓋取其員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

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員之法須方多員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

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

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埽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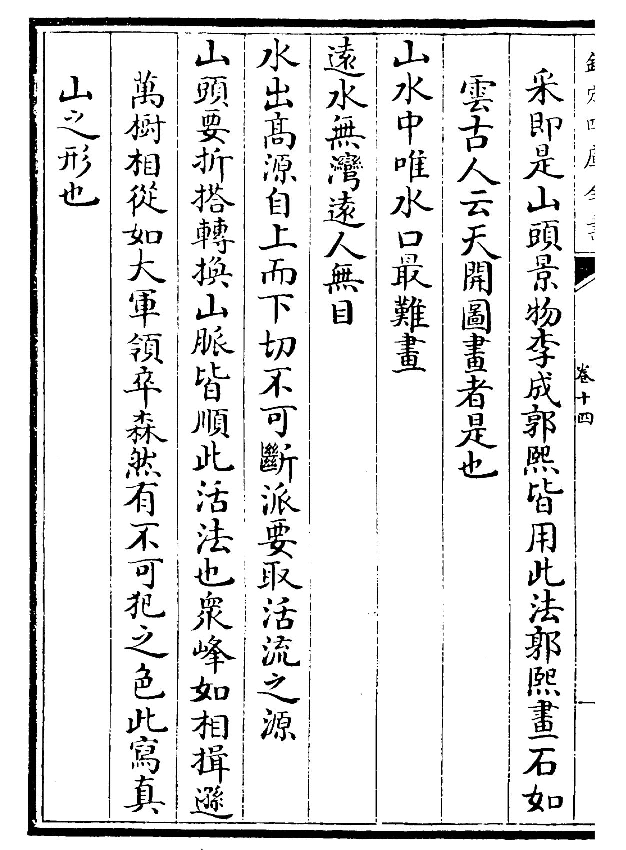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間相對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少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吴裝容易入眼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内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摸寫記之分林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看雲



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峰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
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
可為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
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

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糢糊能畫此者爲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

而已

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

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礬了

好着筆好用顔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謂之工品古

人作畫胸次寛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扁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膠

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黄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个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個字 輟耕録

元王繹寫像祕訣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葢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

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論之間本真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於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豪遺失近代俗

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臙粉方粉藤黄檀子土黄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斡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黄胭脂不用胭脂則入三枝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胭脂黄者粉土

黄入少土朱青黒者粉入檀子土黄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斡以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胭脂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

眼中白粢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胭脂蕎

鼻色紅胭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斡麻檀水斡

髯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胭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胭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顔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　桃紅

用銀朱胭脂合　玉紅用粉為主入胭脂合　柏綠用

枝條綠入漆綠合　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　柳綠用

枝條綠入槐花合　官綠即枝條綠是　鴨綠用枝條

綠入高漆合　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　鵞黄用粉入

槐花合　柳黄用粉入三綠標幷少藤黄合　磚褐用

粉入煙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標合　艾褐

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檀子合　鷹背褐用粉入檀子

煙墨土黄合　銀褐用粉入藤黄合　珠子褐用粉入

藤黄胭脂合　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胭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黄檀子合　茶褐用土黄為主入漆緑煙墨槐花合　麝香褐用土黄檀子入烟墨合　檀褐用土黄入紫花合　山谷褐用粉入土黄標合　枯竹褐用粉土黄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緑合　葱白褐用粉入三緑標合　棠梨褐用粉入土黄銀朱合　秋茶褐用土黄入三緑槐花合　油裏墨用紫花土黄煙墨合　玉色用粉入高三緑合　駝色用粉漆緑

標墨入少土黄合　毯子用粉土黄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二緑合　金黄用槐花粉入胭脂

粉合　鴉青用蘇青襯螺青罩　鼠毛褐用土黄粉入

墨合　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　葡萄褐用粉入三緑

紫花合　丁香褐用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　杏子絨

用粉螺青墨入檀子合　毯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

番皮用土黄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　水

獺氈用粉土黄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黄粉凝　皁

鞾用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黄煙墨合　金絲柘同上不入墨　紫袍用三青胭脂合其餘一一不能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顔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與蘇青二緑三緑花葉緑枝條緑南緑油緑漆緑黄丹飛丹三硃土硃銀硃枝紅紫花藤黄槐花削粉石榴顆綿胭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胭脂合輟耕録

明唐志契論畫

論枯樹

寫枯樹最難得蒼古每畫最不可少即茂林盛夏亦須用之山水訣云畫無枯樹則不踈通此之謂也但名家枯樹各各不同如荆關則秋冬二景最多其枯枝古而渾亂而整簡而有趣到郭河陽則用鷹爪加以細密又或如垂槐蓋做荆關者多也如范寬則直上如埽帚樣亦有古趣李成則繁而瑣碎筆筆清勁董源則一味古雅簡當而已倪元鎮云畫枯樹也則此數君可以兼之

要皆難及者也非積習數十年妙出自然者不能做其萬一今人假古畫卭壑山石或能勉爲僅似若到枯樹骨髓暴露矣是以知枯枝要妙最難

論點苔

畫不點苔山無生氣昔人謂苔痕爲美人簪花信不可缺者又謂畫山容易點苔難此何得輕言之蓋近處石上之苔細生叢木或雜草叢生至於高處大山上之苔則松邪柏邪或未可知豈有長於突處不堅牢之理乃

近有作畫者率意點擢不顧其當與否儻以識者觀之皆浮寄如鳥鼠之糞堆積狀耳那得有生氣夫生氣者必點點從石縫中出或濃或淡或濃淡相間有一點不可多一點不可少之妙天然妝就不失之密不失之疎豈易事哉古畫横苔直苔不點苔者往往有之要未有一點不中窽者此皆是預先畫山石無一筆頽敗破壞之處故臨點自然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容或無妨也今人不察妄謂山石醜處須以苔遮掩之此愈遮所

以愈醜是以浮寄煩腫之病都坐於此

論用筆用墨

古畫譜言用筆之法未嘗不詳乃畫家僅知皴刷點拖四則而已此外如斡如渲如捽如擢其誰知之蓋斡者以淡墨重疊六七次加而深厚者也渲者有意無意再用細筆細擦而淋漓使人不知數十次點染者也捽與擢雖與點相同而實相異捽用臥筆彷彿乎皴而帶水擢用直指彷彿乎點而用力必八法皆通乃謂之善用

筆乃謂之善用墨

論氣運生動

氣運生動與煙潤不同世人妄指煙潤遂謂生動何相謬之甚也蓋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氣俱謂之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力有氣機此間即謂之運而生動處又非運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而不板活潑迎人要皆可默會而不可名言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凉又如畫貓絶鼠圖畫大

士渡海而滅風畫龍點睛飛去此之謂也至如煙潤不過點墨無痕迹皴法不生澀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繪事微言

明楊愼論畫家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檀妝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

字浅檀蛾是也又云卓女曉春醲羙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黄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匀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檀也丹鉛總録

明董其昌畫旨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摺為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樹有四肢謂四面皆可作枝著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

直須筆筆轉去此祕訣也

樹頭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梢要放不可緊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員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揺颺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為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為

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員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員皴北苑獨稍縱故為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但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

此即米畫之祖最為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鉤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為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為主

畫樹之訣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榦乎曰榦

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畫樹木各有分别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嶽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

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榦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糢糊欝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嘷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盖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柏

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為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

也容臺集

明陳繼儒論皴法

皴法董元麻皮皴范寛雨點皴俗云麻皴芝李將軍小斧劈皴李唐大斧劈皴巨然短筆麻皮皴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却用墨筆妮古録

明顧凝遠論寫生

昔人寫生先用心於行榦分寸之間幾多詰曲膚理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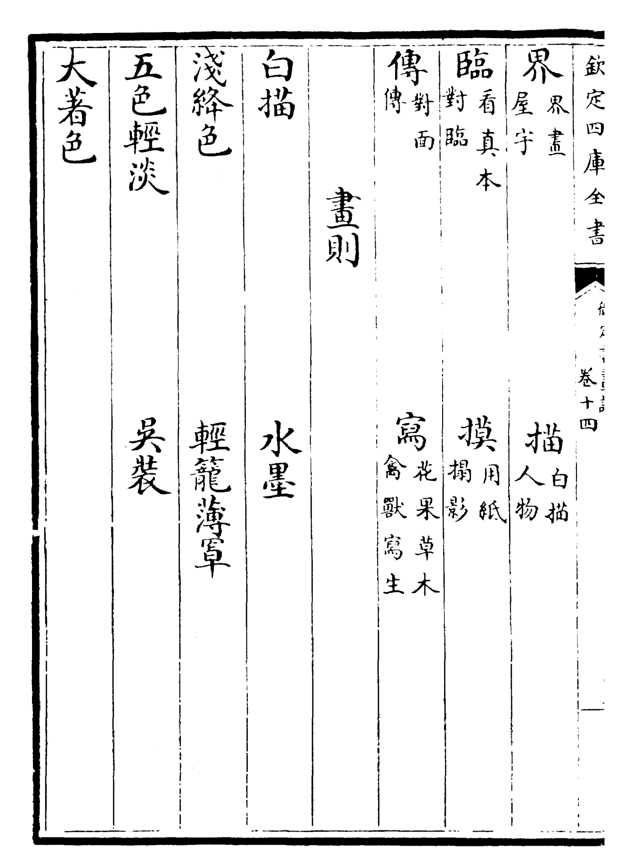
橫各嫠名實雖有偃仰柔勁不同自具迎暘承露之態勾萌拆甲以致花葉㳀蕤𦙶瓣垂實皆一氣呵成絕無做作令人一枝一榦旣少別白朝榮夜舒情性全乖無惑乎花不附本本不附土剪綵欺人生意何在所以貴賤修促苗裔繼延皆可徵効畫引

明汪砢玉論畫

繪事名目

染不描彩色塗染出

渲翎毛謂之染渲



界（界畫屋宇）　描（白描人物）

臨（看真本對臨）　摸（用紙搨影）

傳（對面傳）　寫（花果草木禽獸寫生）

畫則

白描　水墨

淺絳色　輕籠薄罩

五色輕淡　吳裝

大著色

古今描法一十八等

高古游絲描 十分尖筆如曹衣紋

琴絃描 如周舉類

鐵線描 如張叔厚

行雲流水描

馬蝗描 馬和之顧興裔類一名蘭葉描

釘頭鼠尾 武洞清

混描 人多描

橛頭描 禿筆也馬遠夏圭

曹衣描 魏曹不興

折蘆描 如梁楷尖筆細長長撇納也

橄欖描 江西顏暉也

棗核描 尖大筆也

柳葉描 似吳道子觀音筆

竹葉描 筆肥短撇納

戰筆水紋描（麤大減筆也）　減筆（馬遠梁楷之類）

柴筆描（麤大減筆也）　蚯蚓描

皴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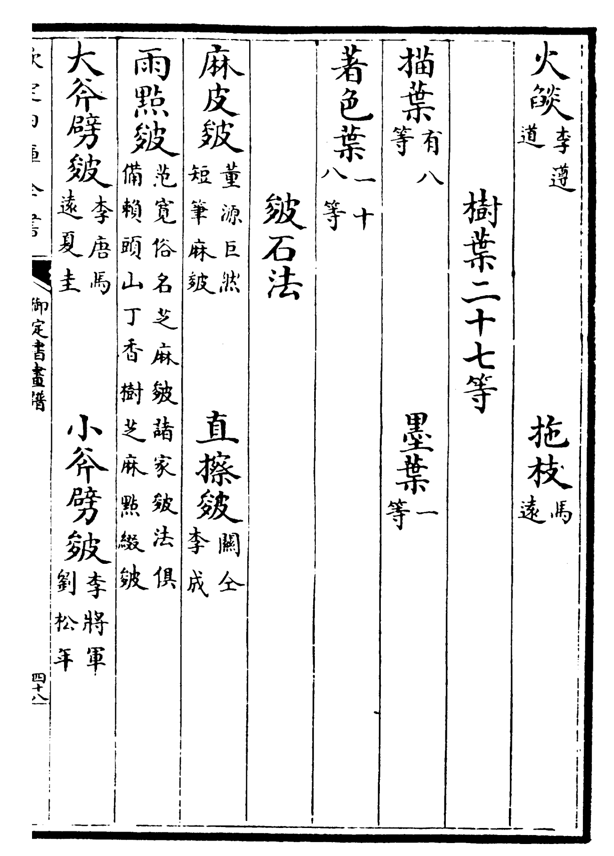
松皮如鱗皴（寫針有鼠尾蝴蝶車輪爪離等名）　柏皮如繩皴

柳身皴如交叉麻皮皴　梅身要點擦横皴

梧桐樹身稀二三筆横皴

樹枝四等

丁香（范寬）　雀爪（郭熙）



火餤 李道

拖枝 馬遠

樹葉二十七等

描葉 有八等

墨葉 一等

著色葉 一十八等

皴石法

麻皮皴 董源巨然短筆麻皮皴

直擦皴 闕仝李成

雨點皴 范寬俗名芝麻皴諸家皴法俱備賴頭山丁香樹芝麻點綴皴

大斧劈皴 李唐馬遠夏圭

小斧劈皴 李將軍劉松年

長斧劈皴許道寧顔暉是也名曰雨淋牆頭

巨然短筆皴江貫道師巨然

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

米元暉拖泥帶水皴先以水偏抹山形坡石大小之處然後蘸焦墨横筆拖之

又亂雲皴

彈渦皴

鬼面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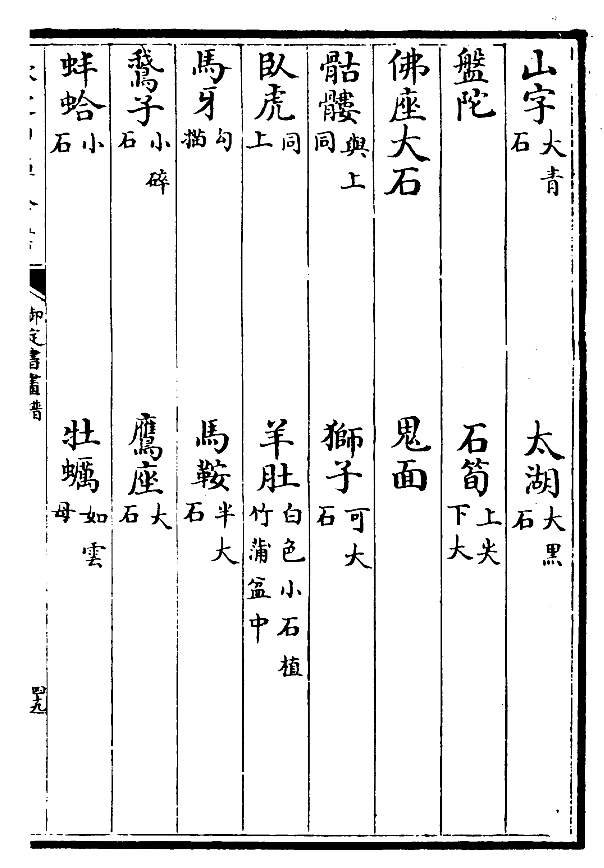
骷髏皴

馬牙勾如李將軍趙千里先勾勒成山却以大青緑著色方用螺青苦緑碎皴染兼泥金石脚

寫石二十六種

飛白無色竹蘭上用

雲母中等



山字大青石　太湖大黑石

盤陀　石筍上尖下大

佛座大石　鬼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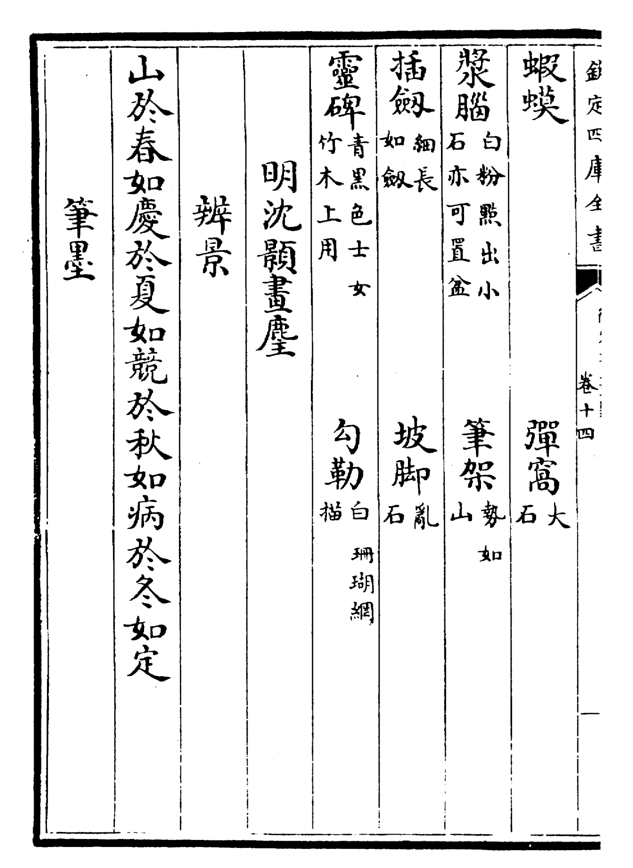
骷髏與上同　獅子可大石

臥虎同上　羊肚白色小石植竹蒲盆中

馬牙勾描　馬鞍半大石

鵞子小碎石　鷹座大石

蚌蛤小石　牡蠣如雲母



蝦蟆　彈窩大石

漿腦白粉點出小石亦可置盆　筆架勢如山

插劔細長如劔　坡脚亂石

靈碑青黑色士女竹木上用　勾勒白珊瑚綱描

明沈顥畫塵

辨景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競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遭具境而皴之清濁在筆有皴而勢之隱現在墨

米襄陽用王洽之潑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讀天隨子傳悟飛墨法輪廓布皴之後綃背烘漫以顯氣韻沈鬱令不易測

寒山凡夫與予論筆尖筆根即偏正鋒也一日從晉人渴筆書得畫法題曰樹格落落山骨索索溪蒙草茸雲秀其中卒筆悅顧妄窮眞露古人云畫無筆蹤如書家

藏鋒若騰踊大埽作山水障當是狂草筆跡不計

位置

近日畫少丘壑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大癡謂畫須留天地之位常法也予每畫雲煙著底危峯突出一人綴之有振衣千仭勢客訝之予曰此以絶頂爲主若兒孫諸岫可以不呈巖脚枯根可以不露令人得之紙筆之外客曰古人寫梅剔竹作過牆一枝離奇具勢若用全幹繁枝套而無味亦此意乎予曰然

行家位置稠寒不虛情韻特減儻以驚雲落靄束𮌎籠樹便有活機米氏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惟以雲山為墨戲雖偏鋒語亦不可無

古人有活落處殘剩處嫩率處

郭河陽云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子亦云遠山有平無曲遠水有去無來遠人宜孤不宜似

一幅中有不緊不要處特有深致

先察君臣呼應之位或山為君而樹輔或樹為君而山

佐然後奏管傳墨若用朽炭躊躇更易神餒氣索愈想愈劣

刷色

右丞云水墨為上誠然然操筆時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韻既足則刷色不妨

點皆

山石點皆水泉索線常法也叔明之渴皆仲圭之攢皆是二氏之一種今之學二氏以皆取肖鈍漢也古多有

不用皆者恐覆山脈之巧障皴法之妙今人畫不成觀必須叢點不免嫫女添癡之誚

命題

自題非工不若用古用古非解不若無題題與畫互為注脚此中小失奚啻千里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後來書繪並工附麗成觀

迂瓚字法遒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隨意成致宜宗

衡山翁行款清整石田晚年題寫灑落每侵畫位翻多奇趣白陽輩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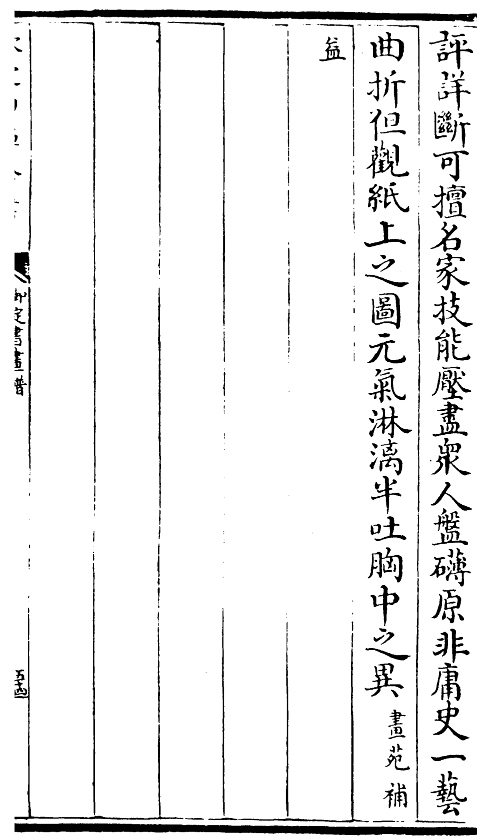
一幅中有天然候款處失之則傷局 [沈顥畫麈]

無名氏畫山水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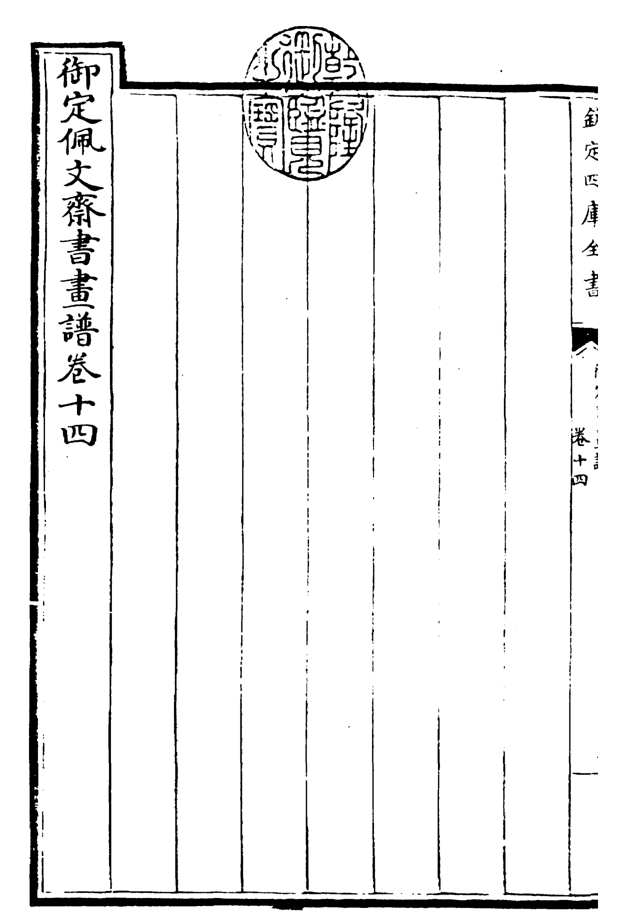
畫有十三科何以獨重山水紙纔一二幅巳知寫盡精神初非學力能成自是天機好到丹青未見收之格範

有甚工夫只遮打頭准為妙手唐則鄭虔王摩詰之輩宋則郭熙朱學士之流儒者多能繪工難學所以明牕淨几佳楮輕縑號為小墨神仙遍貌煙霞境界曲盡變態眼前景象層層出筆底江山涏涏生脚跟踏盡四海五湖心中方有千崖萬壑遠近先分賓主布置全在安排淡墨𢃄而禿筆皴宿筆烘而濃墨解妙處不勞用托因地須使煙煤遠水無波巨浪有崩騰之狀遥峰露影近山宜點𪘏之繁春樹薄而秋樹疎夏雲濃而冬雲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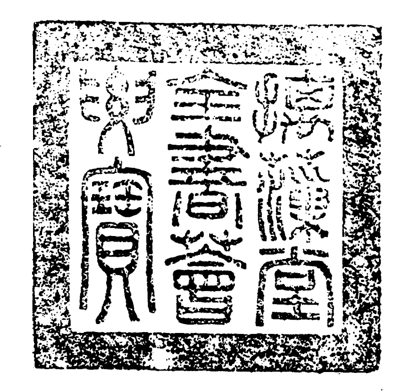
點梢有丁香鹿角皴石有斧腦箭頭水邊宜著孤舟嶺外深藏野寺人物則三四點而成江村則八九家宜畫風煙起則千里俱昏雪月白則三更如晝禽鳥多棲古木樓臺半隔疎林巔崖作古木垂藤怒石起飛淪濺瀑大圖障先觀氣勢小景致只作微茫錢唐帶月觀潮左蠡無風起浪煙迷露寺日落垂亭平沙潤落鴈成行山徑晚征夫問宿墨濃淡則路分遠近筆老嫩則樹有陰陽地靈難以祕藏心匠齊憑收拾盈尺寫寰中之景使



人懷物外之思訶蓬島而隔塵凡截匡廬而歸戶牖細評詳斷可擅名家技能壓盡衆人盤礴原非庸史一藝曲折但覩紙上之圖元氣淋漓半吐胸中之異 畫苑補益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四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五

論畫五 畫學上

周莊周敘畫史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莊子外篇

秦韓非論畫難易

客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韓非子

漢劉安論畫

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高誘注曰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淮南鴻烈解

後漢張衡論畫

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後漢書張衡傳

晉王廙與王羲之論學畫

余兄子羲之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已之道 王平南集

晉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 唐張彥遠云自古相

傳脫錯未得妙本勘校下篇同

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而後次以即事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絲邪者不可用久而還正則儀容失以素摹素當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視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摹蹉積蹉彌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内防内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畫山

迹利則想動傷其所以凝用筆或好婉則於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於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寫自頸以上寧遲而不雋不使遠而有失其於諸像則像各異迹皆令新迹彌舊本若長短剛軟深淺廣狹與點睛之節上下大小醲薄有一豪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輕而松竹葉醲也凡膠清及彩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若良畫黄滿素者寧當開際耳猶於幅之兩邉各不至三分人有長短今既定

遠近以矚其對則不可改易闊促錯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趨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歷代名畫記

晉顧愷之畫雲臺山記

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令慶雲西而吐於東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盡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山别詳

其遠近發迹東基轉上未半作紫石如堅雲者五六枚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蜿蟺如龍因抱峰直頓而上下作積岡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復一峰是石東隣向者峙峭峰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據絶磵畫丹崖臨澗上當使赫巘隆崇畫險絶之勢天師坐其上合所坐石及廕宜磵中桃傍生石間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逺據磵指桃迴面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臨下到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荅問而超昇神爽精詣俯眄桃樹又

別作王趙趨一人隱西壁傾巖餘見衣裾一人全見室中使輕妙泠然凡畫人坐時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鮮微此正蓋山高而人遠耳中段東面丹砂絶萼及蔭當使嵃峨髙驪孤松植其上對天師所壁以成磵磵可甚相近相近者欲令雙壁之内悽愴清神明之居必有與立焉可於次峰頭作一紫石亭丘以象左闕之夾髙驪絶萼西通雲臺以表路路左闕峰似巖為根根下空絶并諸石重勢巖相承以合臨東磵其西石泉又見乃因絶

際作通岡伏流潛降小復東出下磵為石瀨淪沒於淵所以一西一東而下者欲使自欲為圖雲臺西北二面可一圖岡繞之上為雙碣石象左右闕石上作孤遊生鳳當婆娑體儀羽秀而詳軒尾翼以眺絶澗後一段赤岍當使釋弁如裂電對雲臺西鳳所臨壁以成磵磵下有清流其側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飲水後為降勢而絶凡三段山畫之雖長當使畫甚促不爾不稱鳥獸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用之下為磵物景皆倒作清

氣帶山下三分居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

宋宗炳畫山水序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趨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兹雲嶺夫理絶於

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崐崘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崐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竪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

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歷代名畫記

宋王微敘畫

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為嵩高趣以為方丈以友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龍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方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

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効異山海緑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歷代名畫記

北齊顔之推論畫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並佳此法翫閲

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吴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槖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孫令才學快士而畫絶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真運壽豈見此恥乎顔氏家訓

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觀夫張公之勢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絶狀觸毫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筭妍蚩於陋目凝觚吮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唐文粹

唐白居易論畫

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

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 白氏長慶集

唐張彦逺論顧陸張吳用筆

或問余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之迹緊勁聯緜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

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竒妙絶名髙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㸃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㸃一畫别是一巧鈎戟利劒森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為畫聖人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㸃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脱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

梁不假界筆直尺虯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背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余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乎庖丁發硎郢匠運斤効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圓右手劃方乎夫

用界筆直尺界筆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死畫滿壁曷如污墁真畫一劃見其生氣夫運思揮豪自以為畫則愈失於畫矣運思揮豪意不在於畫故得於畫矣不滯於手不凝於心不知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又問余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迹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迹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

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踈密二體方可議乎畫或者頷之而去 歷代名畫記

唐張彦逺論畫

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劒道子觀旻舞劒見出沒神怪既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孃亦善舞劒器張旭見之因為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歷代名畫記

後蜀歐陽炯論畫

六法之内惟形似氣韻二者為先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勝於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益州名畫錄

宋郭熙論畫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為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陝之士惟摹范寛一已之學猶為蹈襲況齊魯關陝幅幀數千里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為病正謂

出於一律而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迨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為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為文余以為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强之者其迹軟懦

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却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

悦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晉人顧愷之必搆層樓以為畫所此真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沉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攄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煩體悖拙魯悶嘿之人見銛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

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林泉高致

宋郭思論畫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汨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牕淨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

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為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徹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

林泉高致

宋歐陽脩論鑒畫

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

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説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邪試筆

宋蘇軾論畫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

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

東坡集

宋黃庭堅論畫

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哉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

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山谷集

宋米芾論畫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甫老儒汲汲於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為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

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纈襲數十以為珍玩回視五王之煒煒皆糠粃埃壒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逮少保遠甚明白

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挂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褾出不及椅所映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仝俗氣

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畫以李嘗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彩不高余為目睛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以俟識者惟作古忠賢像也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甚精子瞻作枯木枝榦虯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

奇無端如其胸中盤礴也

令人絶不作故事者由所為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

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

以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骨亦秀整林木皆

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絶不復見矣

大抵人物牛馬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

得處高也

古人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興慶圖無非奢麗

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畫史

宋米友仁論畫

子雲以字為心畫非窮理者其語不能至是是畫之為說亦心畫也自古莫非一世之英乃悉為此豈市井庸工所能曉開闢以來漢與六朝作山水者不復見於世惟右丞王摩詰古今獨步僕舊祕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處觀其筆意但付一笑耳霅墺間所有瀟湘奇觀蓋如是也自古文人才士無不為世所娼嫉毀下石無足

怪者百世之下方自有公論鐵網珊瑚

宋米友仁自論畫

世人知余善畫競欲得之尠有曉余所以為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目之畫之老境於世海中一毛髮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清河書畫舫

宋陳造論寫神

使人偉衣冠肅瞻眂巍坐屏息仰而視俯而起草毫髮

不差若鏡中寫影未必不木偶也著眼於顛沛造次應對進退嚬頞適悅舒急倨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兔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少陵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所以美曹將軍也張横浦則曰孔門弟子能奇怪畫出當年活聖人所以詠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也人鮮克知此妙故重為商評之江湖長翁集

宋沈括論畫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奥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逺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絶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

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别故名輩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

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藹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為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

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

悉是晚景遠峰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夢溪筆談

宋黄伯思論畫

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顔光禄則如鋪錦列繡琱繢滿眼自然之與琱繢不啻霄壤東觀餘論

宋宋迪論畫

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既

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夢溪筆談

宋彭乘論畫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

丹叢何以明之其花敷妍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員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墨客揮犀

宋董逌論畫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敢不有一於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畫遠近可尺寸許也論者謂丘壑成於胷

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迹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既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為礙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人為己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至是為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問自然則曰能不異真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祕移與物有宜莫知為之者故能成於自

然今畫者信妙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自然者哉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為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貴邪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夅墨設色摹取形類見其似者踉蹡其虛而喜矣則色以紅白青紫華房萼莖蕊葉似尖圜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此為日精此為大芍藥至於百花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為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發

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胷中者若花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托意也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為火畜而南為離方其色青驪騨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為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夫移神景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魄茍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馬之疑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刻鳶

而飛為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而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將神運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

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濶狹工者增減在其天機務得收斂衆景發之圖素唯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輙跡然後畫妙故前人謂畫無真山活水豈此意也哉

世不見古人筆畫謂後世所作便盡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絶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

得類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

顧愷之論畫以人物為上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不及禽鳥故張舜賔評畫以禽魚為下而蜂蜨蟬蟲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為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為勝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於此耳

由一藝以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覩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以為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葢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

巖棲而谷隱層巒疊翠嵌𣫍崒嵂其蓋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論與物忘則磊落奇蟠於胸中不得遏而藏也他日忽見羣山横於前者纍纍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煙與一一而下上漫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而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煙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時其忽乎忘四肢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

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邪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真畫者邪

世之論畫謂其似也若謂形似長説假畫非有得於真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脱去轍迹豈婉紅配緑求象後模寫卷界而為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盤礴不能偃傴而趨於庭矣 廣川畫跋

宋郭若虛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

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蹟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遊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

故揚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跡跡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為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圖畫見聞志

宋郭若虛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遊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又畫有三病皆繫用筆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圜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

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留心觀者當煩拭眥大底氣韻髙筆畫壯則愈玩愈妍其或格凡豪懦初觀縱似可採久之還復意怠矣圖畫見聞志

宋韓拙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人者學也性有顓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

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已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恥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逾不精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冥饑寒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愷之王維後世真跡絶少後來得其髣髴者猶可絶俗正如唐史論杜甫謂殘膏賸馥沾渥後人蓋前人用此以為銷日養神之術今人反以之為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為

已今之學者為人昔人冠冕正士宴閒餘暇以此為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也奈何今之學者往往以畫高業以利為圖金自墜九流之風不修術士之體豈不為自輕其術者哉故不精之由良以此也真所謂棄其本而逐其末矣且人之無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豈落格法而自為超越古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狂而自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不恥

於下問惟憑盜學者為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不學者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謾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惟務作偽以勞心使神志蔽亂不究於實者難學也若此之徒斯為下矣夫欲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閫奥未有不學而自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為已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

盡乎精粹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_{山水純全集}

宋張懷論畫

嘗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逮今瑣瑣碌碌亦其偏見持以僻說蔽其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幾何哉不可數而名計也然畫之祖述於古有自來矣顯於唐虞備於商周尊於夫子用於宇宙明於日月山林之形別於鳥獸魚蟲之跡制之冠蓋衮冕設之鐏罍鼎器六經具載百代祖繼迨此而下雖世不乏然未備其體或

工於一物長於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而能盡其純全妙用之理者也且畫者闢天地玄黄之色泄陰陽造化之機埽風雲之出没别魚龍之變化竆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波濤以至山水之秀麗草木之茂榮翻然而異蹶然而超挺然而奇妙然而怪凡識於象數圖於形體一扶疎之細一帡幪之微覆於穹窿載於磅礴無逃乎象數而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也故合於畫造乎理者能畫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真何哉蓋天性之機也性者

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萬變生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於一豪投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韻飄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為緒使性為物遷汨於塵坌擾於利役徒為筆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語天地之真哉是以山水之妙多專於才逸隱遯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了燭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況山水樂林泉之奧豈庸魯賤隸貪懦鄙夫至於麤俗者之所為也豈其畫於山水誠

未可以易言也今古之跡顯然而著見於域中者不為不多矣略究形容而推之遥岑疊翠遠水沉明片帆歸浦秋鴈下空指掌之間若睨千里有得其平遠者也雲輕峰秀樹老陰疎溪橋隱逸樵釣江村棧路曲逕崢嶸層閣潄石飛泉去騎歸舟人少有得其全景也若松柏老而亂怪羣木茂而蓊鬱臨流碧澗崖古林高此乃其樹石者也木葉披巖千山聳翠煙重暝斜之勢林繁如葉葉有聲此得其風雨者也畫至於通乎源流貫乎神

明使人觀之若覩青天白日窮究其奥釋然清爽非造理師古學之深遠者罔克及此 畫苑補益

宋鄧椿論畫

畫之六法難於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損只於澄心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蓋實矯之恐其或近衆工之事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彦遠所次歷

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咏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髮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巖以至漫士龍眠或評品精髙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

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畫繼

宋鄭剛中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閻立本二人論之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售於世則好古君子先虔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

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豪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闒茸才術不鳴於時負慙流汗以紳笏奉研是雖能摸寫窮盡亦無佳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習中有氣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北山文集

宋錢聞詩論畫

雨山晴山畫者易狀唯晴欲雨雨欲霽宿霧晚煙既泮

復合景物昧昧一出沒於有無間難狀也此非墨妙天下意超物表者斷不能到 鐵網珊瑚

宋子俞子記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甞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内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

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埽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螢雪叢說

宋趙希鵠論畫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沉著

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跡之說故古人如王大令令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實一事爾 洞天清錄

宋趙希鵠論臨摹

臨者謂以原本置案上於傍設絹素象其筆而作之繆工決不能摹此則以絹素加畫上摹之墨稍濃則透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摹臨是自棄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明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輙摹本以還而

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賞鑒之精洞天清録

宋張敦禮論畫

畫之為藝雖小至於使人鑒善勸惡聳人觀聽為補益豈其儕於衆工哉畫鑒

宋何薳論畫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鵞溪絹上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滴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

色著入綃縷春渚紀聞

宋羅大經論畫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廄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廨舍御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胷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胷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

畫肉下筆生馬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葢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葢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鶴林玉露

宋羅大經論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鶴林玉露

宋劉學箕論畫

併揣萬類揮翰染素雖畫家一藝然胼子無鑒裁之精心胷有塵俗之氣縱極工妙而鄙野村陋不逃明眼是徒窮思盡心適足以資世之話靶不若不畫之為愈今

觀昔之人以一藝彰彰自表於世皆文人才士非以人物山川佛象鬼神著則以樓觀花竹翎毛走獸顯蓋未有獨任一見而得萬物之情兼備諸體而擅衆作之美雖張僧繇吳道子閻立本諸公不能之況萬萬不及比者自謂能之可乎古之所謂畫士皆一時名勝涵泳經史見識高明襟度灑落望之飄然知其有蓬萊道山之丰俊故其發為豪墨意象蕭爽使人寶玩不寘今之畫士祇人役耳視古之人又萬萬不啻也亦有迫於口體

之不充俯就世俗之所强悶之能彼乎曰能之能此乎曰能之及其吮筆運思茫昧失措鮮不刻鳥成鵠畫虎類狗其視古人神奇精妙每不逮之所以若然者未可悉尤之畫工畫工雖志在阿堵而亦有不專在夫阿堵也

方是閒居士小槀

宋陳善論畫

唐人詩有嫩緑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妝點春色皆不

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緑楊隱映之處畫一美婦人凴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云上宫春色四時在目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邪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為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為顛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宋趙孟濚論畫

畫謂之無聲詩乃賢哲寄興有神品有能品神者才識清高揮豪自逸生而知之者也能者源流傳授下筆有法學而知之者也鐵網珊瑚

宋趙孟堅梅竹譜

逃禪祖華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閒菴紹逃禪得其瀟灑之布置回視玉面而鼠鬚已自工夫較精緻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末節捨此的傳

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麤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聞名未識面云有江南畢公濟李衡醜麤惡拙祖弊到雪蓬觴濫矣所恨二王無臣法多少東隣擬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須止七萼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恣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説偈言吾亦贅誰家屏障得君畫更以吾詩疏其底

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

珠暈一圖工點椒蓩綴蜂鬚凝笑釁穩拖鼠尾施長條

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

水波浮處見飄颻黃昏時候朧明月清淺溪山長短橋

閙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歷明非畫

一作還成戲軸上縱横不是描頓覺坐成春盎盎因思行過

雨瀟瀟從頭總是楊湯法拚下工夫豈一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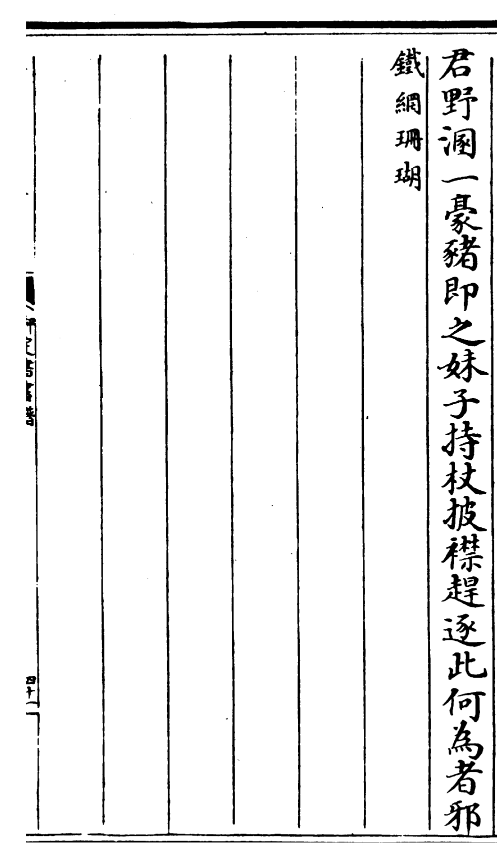
古畫畫物無定形隨物賦形皆逼真其次祖述有師繩

如印印泥隨前人尚疑屋下重作屋參以新意意乃足

晉魏而來幾百年義獻斷絃誰解續何況高東李杜編江湖競買新詩讀頋君種取渭川一千畆飽飯逍遥步捫腹風晴煙雨盡入君心胷吐出豪端自森肅負大夫來子章何碌碌鐵網珊瑚

宋龔開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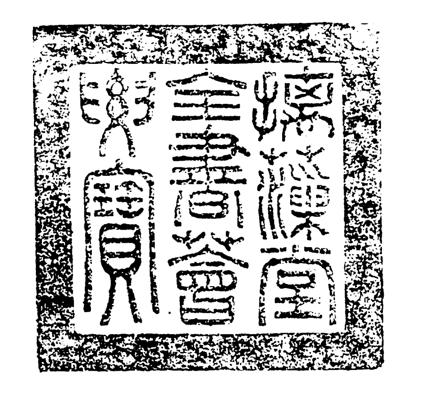
人言墨鬼為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草聖也豈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草者在昔善畫墨鬼有似顕真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為奇特所惜去人物科太遠故人得



以戲筆目之頤真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騶君野溷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杖披襟趕逐此何為者邪

鐵網珊瑚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